

海南岛



黄宏地等 著

南海边



海南出版社

海南岛



南海边

黄宏地 杜斌国
王应际 李传芳 陈正优
傅 扬 谭德生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合在南海边 / 黄宏地等著.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5443-2551-6

I. 集… II. 黄…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1711 号

书 名: 集合在南海边

作 者: 黄宏地 等

责任编辑: 丁桂芳

印刷装订: 海口新明印刷有限公司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海口市金盘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 编: 570216

电 话: 66814232 66830920

网 址: <http://www.hncbs.cn>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43-2551-6

定 价: 30.00 元



文学中的日常态

韩少功

诗歌和小说都有较为明显的形式特征，比较容易鉴别。诸多文学体裁中，似乎唯散文最自由，自由到了几无形式的地步，怎么写都行。

正因为如此，散文最容易入门，却最不容易写好。一旦没有技巧的包装，内涵就裸露无遗了。一旦失去规则的辅佐，心灵就是争取读者的唯一本钱了。有些人能写诗歌或小说，但写不好散文，原因不可一概而论。但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某些人文盛而质衰，长于修能而短于内美，故无力承担散文的直指人心。这好比某些演员能借舞台和道具以炫技，却最怕卸妆下台后的面目让人失望。

散文就是文学中的日常态，是无依托的射击，无伴奏的清唱，无油盐作料的白灼，最能展现出作者的真实人品。

摆在面前的这本书，集海南七位作家的散文各十篇。黄宏地的率性，杜斌国的忠直，王应际的温厚，傅扬的热烈，李传芳的诚朴，陈正伉的清纯，谭德生的灵动，都在这里竞相绽放。他们较少矫饰，不拘章法，结伙来访七嘴八舌，成了读者面前的串门朋友。读者不一定能在这里领略圣贤的精神高蹈，甚至能在某些篇什里读出粗疏，但也都能从一种无拘无束的闲聊中，感受到这些作者日常态的亲切、热情、诚恳、谐趣，以及不时入心的感动。

这几位作家都有壮士的家国情怀，笔墨常常落在山川与古今，流



淌着大业开拓的责任和抱负。这几位作家又历经沧桑，以几十年生活阅历为蕴积，文字中更多酿出了成年人的宽容、通达、质朴以及醇厚。他们正处人生的高峰，是有很多话可说的时候，又是很多话无须说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话，所以不适诗歌的简约；因为很多话无须说，所以又不适小说的铺陈。那么选择散文这种自由的表达，以散文作为适龄性文体，以简化繁，实中寓虚，大概就不难理解了。所谓诗歌属于小青年、小说属于大青年、散文属于人生后半辈子的前人所言，从这一角度大概也值得略加品味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高峰时期常常是犹豫的时期，是说什么和怎么说都颇费思量的时期。

邀约合集出书并不常见。汉魏时期有“建安七子”，魏晋时期有“竹林七贤”……我不想借这些典故来虚夸七位作家的成就，或者给他们过多增添为文的压力。但他们以心相约，以文会友，在本职工作之余潜心笔耕，放飞自己的记忆和向往，何尝没有前贤们的一脉古风？那么，但愿若干年后，但愿在文艺事业繁荣的南国，我们也能听到某种“琼崖七士”的说法不胫而走，再续一段墨香四溢的佳话。这样的事并非没有可能。

2008年6月



海南当代散文的集结号

晓 剑

在南中国海一座傲然屹立的岛屿上，有这样一群人，把自己的近年之作，当然属心血之作，更应该是得意之作，收集一册，印刷成书，名为《集合在南海边》。他们是：老警察杜斌国，海南文坛名家黄宏地，在位官员王应际、陈正优，已经从公安转到司法行政系统的李传芳，刚刚脱下上校警服将为转业军官效劳的傅扬，诗人谭德生。

杜斌国的散文有着一股浓浓的酒香。之所以会让我从他的散文中联想到酒香，倒不是因为他的酒量（一个长期在冰天雪地中追捕逃犯的警察有点酒量实属正常），而是他字里行间窖藏太久的感悟经过发酵后，迸发出来太醇实、太厚重的人生情感，这情感中除了鲜明的爱恨交加，还有着对过去无悔的追忆和对未来无限的希冀，更有着对生活表象的冷静透视和对世俗社会的严厉洞察。

黄宏地的散文大家气质一览无余。尽管我慎用最佳、第一、首创、填补空白之类的字眼来描述文学现状和评价作家，但却不能不承认，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于海南本土作家中是第一人，这里面有他对海南文化内涵把握的精确，也有他对外来文化包容的理性原则，更有融入他血液中的那种海南男人的豪爽，这一切，都在他的散文中令人肃然起敬地展示出来，并且充分显现了他的尊严和价值，品性与风格。



陈正优在海边

陈正优的散文平实得令人羡慕。他能够不带一丝矫情，不怀一点功利地展开自己也许不能用宽广来形容的心扉，把他认为能够感动自己的生活琐事及个人情感用质朴的文字传递给大家。看到美而言美，看到丑而斥丑，看到善而扬善，看到恶而贬恶，这是做人的底线，更是作文的境界。他的散文中恰恰就是体现这种做人做文的原则，关键是，他的语言风格恰如其分地完成了他不想浮华、浮躁、肤浅的写作愿望。

王应际的散文洋溢着挥洒自如的淡然。这可能和他写得一手好字有关，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心浮气躁者断写不出沉稳优雅浑厚扎实的字来。散文之散被他运用得很是娴熟，有如和亲朋好友谈天说地，坦荡自如，娓娓道来，但这散中所凝聚的精、气、神却一分不少，如同他的墨宝一样，心灵的照应在每一次触景生情的感慨中被尽情外泄，毫不遮掩，海南情结和家园意识也自然地流露其中了。

李传芳的散文总是带着一种思考的意味。他的审美状态是基于深深的忧患，而深深的忧患又是来自于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有时是缠裹着真挚沉痛，有时是寄寓着怀恋感伤，但这绝不妨碍他将自我与世界完美统一起来。他用散文体裁记述人生，感叹往事，怀念先人，是希望他的世界观能够得以被更多人认同。散文也许承载不了这样沉重的负担，但他还是不屈不挠地开掘着自己的记忆。

傅扬的散文有着一股张扬的个性。这大概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军人，现在依然是一个酷哥，真的文如其人了。但他似乎还是个情种，不但文字细腻，情感也很细腻，对一草一木的描述和对一人一事的表达，都有如在谈情说爱，行文时体贴入微，即便是信马由缰的思绪，叱咤风云的下笔，留在纸上的文字还是那样舒美，温情。不过，他引领着读者不是走向柔情蜜意的草堆，而是思想和智慧的无限空间。

谭德生的散文饱含着诗人的激情。当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在《诗刊》上发表诗歌的时候，应该没想到自己将会把海南这座没有冬天的海岛作为耕耘散文的田野并喜获丰收。不过诗人的灵魂始终如一地在飘荡，诗人的灵性从没有在他身上枯萎，诗的词汇一旦



变为散文的骨骼与血肉，诗言志，诗言情的张力就更突出地展现出特有的魅力，使人读后热血沸腾，同时也彰显出诗人驾驭散文意境的非凡能力。

这样七个经历不同的男人，这样七种风格各异的散文，在椰风海韵中，在蓝天白云下集合了，这中间，总有些与众不同给我们欣赏，总有些深思熟虑给我们联想，总有些内在精神给我们启迪，总有些苍凉情怀给我们追问。

纵观他们的散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把散文当成生命的组成部分，当成灵魂在自由游荡，当成生活的美酒清茶，当成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交响曲或鼻箫小调；还可能当成梦幻世界的真实存在，当成生命价值的另种解读，当成呼唤朋友的山林旗帜，当成人生尽头的盖棺论定。

有他们在，海南散文的激情和活力就在，海南散文的家园和绿荫就在。当然，更多的散文作者也跟他们一样在努力，也在和他们一样捍卫着海南散文的纯洁灵性，但他们毕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是具有相当感召力的一群。

一个时期以来，如何定义海南文学，如何界定海南作家，似乎对学界来说是个课题，海南人写的文学，还是写海南的文学？若是前者，又要探究谁才算是真正的海南人；若是后者，内地人旅游三五日，写下些对海南的感怀，是否列入（尤其这里面有些许名人）？这恐怕有时反倒令人迷茫，或混沌于某些量化陷阱中。

我认为，诸如本书七位作家这样，自愿集合在南海边，用优美健康睿智潇洒的文字抒发着自己对海南的感悟，记述着自己在海南生活的人，都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海南作家，其作品都是名正言顺的海南文学。

因而，我惊叹，海南散文的集结号已经吹响，这集结号是真实的，嘹亮的，绝不会让后人遗憾地到文学的墓地中苦苦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踪迹！



目录 Contents

序一

文学中的日常态 韩少功 / 1

序二

海南当代散文的集结号 晓 剑 / 3

黄宏地
(1-30)

后街 / 3

得胜沙 / 6

郭老师 / 9

公房 / 14

茂兄 / 17

寂寞身后事 / 22

阉鸡岸 / 26

西瓜宽 / 29

水墨的文章 / 33

一个人的风景 / 37



杜斌国
(41-81)

- 钟声 / 43
春夜蛙声 / 45
过年 / 47
温暖 / 51
妻道平安 / 54
一把花生米的故事 / 56
酒缘 / 59
隐干郭瑞 / 65
雨林栈道行 / 69
风雨昆仑 / 72

王应际
(83-115)

- 圣地感怀 / 85
三亚看湾 / 88
羡慕书屋 / 90
怀念母亲 / 93
三角梅 / 96
黎村行 / 99
灵山秀水尖峰岭 / 102
日月山情思 / 106
神往井冈山 / 109
家乡的榕树 / 113

发生在书店里的事 / 119

工作中的钝感力 / 121

公交车见闻 / 123

鼾声 / 126

南渡江畔的童年 / 128

山城恋情 / 131

生命的反思 / 134

台风中的追捕 / 137

我的父亲 / 140

夜逛“鬼街” / 143

陵水河畔 / 147

绿色丰碑 / 149

泉水叮咚响 / 152

古榕：海南的招牌树 / 154

阳光雨露 / 156

永远的旗帜 / 159

渔港春潮 / 162

希望的田野 / 165

风姿寄高雅 / 167

母校感怀 / 170



傅
扬
(173-211)

- 博鳌观海 / 175
感悟鹿城 / 179
高高的槟榔树 / 183
海南母亲河 / 187
红色五指山 / 191
红树林 / 194
美丽的海花 / 198
踏浪亚龙湾 / 202
天涯海角 / 206
椰林如岸 / 209

谭
德
生
(213-243)

- 十五年的猪脚饭 / 215
从楼上往下看 / 217
养花 / 219
家有老人 / 222
白沙门 / 225
是生是养是故乡 / 228
除夕那天的早晨 / 232
看什么看 / 235
洗手 / 237
海南的春天 / 240
后记 / 244

黄宏地
HUANG HONGDI

后街 / 3

得胜沙 / 6

郭老师 / 9

公房 / 14

茂兄 / 17

寂寞身后事 / 22

阍鸡岸 / 26

西瓜宽 / 29

水墨的文章 /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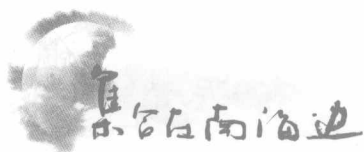
一个人的风景 / 37

后街

在得胜沙，从我们院里的后门出去，便是义兴后街，也叫后街。虽叫街，其实是巷。和得胜沙路一样长的巷。巷时宽时窄，逢到窄处，两人见面了，讲得高兴的时候，会停下来滔滔不绝，于是来往的人只好被堵在往来的路上。青石板路，雨后并不积水，雨水沿着石板的沟沟缝缝漏掉了。不下雨，青石板却有些潮，太阳底下湿湿的亮。也不容易打滑，大热天里走也觉得凉。有人在青石板上走来走去，我可以分辨出谁是海口人，谁不是海口人，海口的人走得快，低着头，不看路，任何熟悉自己居住地方的人都能飞快地直奔目标，而且通晓近道。

巷的两边都是人家，一早一晚，便有炊烟从家家户户里飘出来。因为烧的都是一种叫木麻黄的木柴，炊烟里便有些松脂的香味。巷的中间有一口机器井，有手把操作，手把就是一条铁杆，有些弧度，常年摩擦的地方亮得鉴人。水是地下水，冬暖夏凉，这口水井供应了一条巷里人的用水。

我们的后门，斜对着的是一家单位的后门，后门连着围墙，围墙不高，见得着里面那幢老式的建筑和来来往往穿军服带枪的人。后门堵死了，常年不开，让我们觉得有些神秘。贴着围墙，用茅草盖起了两户人家，是过海人，什么时候住下的，没有人知道。我想，或许是哪一个台风把他们带到这里，觉得这里可以落脚，便留下不



走了。后来看海南的志书，说：自唐迄宋，期间500年，中土之人流寓岛中，子姓繁衍，已万有余户。高、雷对海之民，或远渔留居，或避乱南徙，生聚日众。我于是明白他们便是所说的对岸的高、雷之民，是这生聚日众中的一二户吧。他们的背后，应该有一时半会都说不完的故事。

其中的一家，一对夫妇，四个男孩，大的和我年纪相仿，父母叫他阿干乌，我们也跟着叫，不明白什么意思。夫妇两个做海，海口话管在海里谋生活的人都叫做海的，操这种职业的大多是过海人，盐灶村和博爱村的最多，他们是逐水而居，出了家门，走几步就是海。日出了，夫妇俩便各自背一个鱼篓，一个白铁皮做成的戽斗，还有一口网，就出去了。他们在外面的千辛万苦，没人知道，日落了才回来，回来后就会把鱼啊虾啊的从篓里倒出来，一家人围着挑，大的拿去卖了，小的留着自己吃，再小的，便做成虾酱、鱼酱和蟹酱，是海南人都喜欢吃的一种佐料。

还有一家，一个老母亲和哥俩。哥哥成年了，踩三轮车的。我见他家的门口常停着一辆三轮车，是拉人的三轮车，包厢式的，顶上覆盖彩色的布，有帘垂下挡在前面，很漂亮。那时没有汽车出租，再有钱的人家也坐这种人力三轮车，踩三轮车的也多是过海人，他们有个行会，常集中练武，耍大刀，舞狮。他哥哥是其中的角色，常见他拿一把像古传里画的关公的大刀和舞狮的行头回来，大家觉得他很有本事。不久，他有了个女朋友，那女的常去水井洗衣服，洗完走后，大家都悄悄地交头接耳，然后做出各种评价，都说那个女的太胖，优点是白。他们结了婚，结婚就搬走了，剩下他的母亲和弟弟。

他的弟弟不知叫阿狗还是阿九，海南话狗和九同音，广东话亦是狗和九同音，他母亲常站在门口喊他：阿——狗（九）——噢——他还在读书，年龄比我大，人瘦，皮肤黑，头发有些卷，很精伶，常给我们说故事。后来，他考上了广东技工学校，学校在北霞，在广州湾。他母亲见我们听不明白，就说，就是湛江啊。他母亲很高



兴，说毕业出来就有国家工作了。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他叫阿九还是叫阿狗。

后街尽头有座庙，好像是关帝庙。连着三间高大的屋子，庙废了，做了小学，叫义兴小学。三间屋子便是三个教室，三个年级。有一间大的，用竹壁隔开，一边上课，一边做老师办公用。那时的学校多是庙和教堂改成的，离我们不远的十二小，先前亦是关帝庙，还供香火，逢着什么年节，居民们还照样去烧香点烛。学生们在这烟火的缭绕中断续着朗朗的读书声。再不远，新华北路的十小呢，原来是个教堂，尖顶拱门，顶上那个十字架十分显眼。

义兴小学的前面，是一块空旷的开阔地，我们常在那里玩，玩累了，就去教室门口听老师讲课，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轮着听，放学了，我们也回家了。一天，正听着，走出来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剪短发，大家都叫她赖教导。她问我，想读书吗？我点点头，她让我走进办公室里，给我一本语文课本。她说，你念。我把课本推回给她，从头到尾把一本书的课文背诵了一回，她很惊奇，然后说，你回去拿钱来报名吧，两块钱。我一口气跑过后街，跑过新华北路，跑到新华南路。父亲头上戴着顶用旧报折成的纸帽，光膀子，正流着大汗做养活我们一家子的事。我说，老师说我可以上学了，要两块钱。父亲没说什么，给了我两块钱，我又一口气跑了回来，将钱交到那位赖教导的手里。她说，明天来上课吧。那一年，我不满六岁，就在后街的这间叫义兴小学的学校，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